

Feature

特別企畫

注目亞洲

多元多彩的活力藝景

## 馬來西亞

表演藝術現況

囉惹主義與期待跨越的憧憬

前進大馬看表演！

吉隆坡與檳城的劇場巡禮

藝術節聚焦 & 注目人物

Cover

封面故事

當《變身怪醫》變不了身……

笑大師  
の師

三谷幸喜

五  
四  
三

大特點 笑傲銀幕—影視作品解碼

種類型 橫掃劇場—舞台劇解碼

三 谷幸喜 全才喜劇大師的世界

# Si So Mi的 喜劇之歌

文字 | 吳垠慧

圖片提供 | 就在藝術空間

將家傳百年紙紮工藝轉換為個人創作形式的藝術家張徐展，在最新個展「Si So Mi」當中發表偶動畫「紙人展與新興糊紙店系列—靈靈肆《Si So Mi》」，傳達他對生命及死亡的思考，以紙紮技藝形塑的老鼠為主角，敘述一隻頭上還戴著生日派對帽、身體卻被壓扁的老鼠，在臨終前看著鏡中的自己，「回顧」一生。



「紙人展與新興糊紙店系列—靈靈肆《Si So Mi》」（動畫局部）。

十九世紀德國作曲家奎肯（Friedrich Wilhelm Kücken）所做的歌曲〈Ach wie ist's möglich dann〉，不僅能在教堂營造神聖莊嚴的氣氛，也因滿載深厚情意，曾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愛情電影裡被當成配樂，廣受大眾喜愛，然，這首情意深深的大眾歌曲隨著「西樂隊」進入台灣，竟成告別式「名曲」，更以其前三個音符Si、So、Mi轉譯成的「西索米」，成為台灣西式喪葬文化的代名詞，因在文化轉譯過程中衍生的意涵頗富趣味，成了張徐展新作的創作來源。

## 用黑色幽默來講述死亡

張徐展在最新個展「Si So Mi」當中發表偶動畫「紙人展與新興糊紙店系列—靈靈肆《Si So Mi》」，傳達他對生命及死亡的思考。延續兩年前初試啼聲的個展「自卑的蝙蝠」系列，將家傳百年的紙紮工藝轉換為個人創作的形式，此次《Si So Mi》同樣以紙紮技藝形塑的老鼠為主角，敘述一隻頭上還戴著生日派對帽、身體卻被壓扁的老鼠，在臨終前看著鏡中的自己，「回顧」一生。

「這是一齣氣氛有點歡樂的歌舞劇，我用黑色幽默來講述死亡，老鼠是生命體的『替身』。」在搜集西樂隊資料時，張徐展發現〈Ach wie ist's möglich dann〉經歷不同的轉譯過程後衍生出不同的意涵，相互對照饒富趣味，也與自身思考生命的情境有所呼應，便以這首曲子作為動畫時間軸的依據，重新改編加上自己吟唱成四分鐘的新版本。

關於死亡，張徐展想起童年時，在自家後院看到被放置在紅色水桶中的捕鼠籠裡，一隻老鼠在浸了九分滿的水中掙扎求生，最後筋疲力竭至死的回憶，「我還記得陽光灑在水波上，bling bling的。」

這段童年經驗，加上在馬路、路邊目睹老鼠乾扁的屍身、肚破腸流的慘狀等情景，而人們多忽視以對，因而選擇老鼠這種卑微的動物當成所有生命的象徵。他為老鼠編了五段死亡之舞，像是摸肚子、彩帶舞、滑移手勢等，分別比喻誤食老鼠藥、拉腸子和溺水求生等瀕死動作，隨著「老鼠西樂隊」吹奏的樂音翩然起舞，迎接另一個「生命」的到來。

## 被壓扁的老鼠回應荒謬現實

張徐展就讀北藝大新媒體藝術研究所，動畫是他專擅的創作類型，從手繪的實驗動畫開始，到「自卑的蝙蝠」個展時，將對自家祖傳紙紮民俗手藝的生意、及相關技藝於當代社會沒落的感受，透過紙紮偶動畫傳遞出來，樹立個人風格之外，也帶出傳統紙紮產業邊緣化的課題，成功引發關注，曾應法國的博物館邀請，將自家糊紙店的靈厝、靈異紙娃、紙糊神獸等工藝品，和動畫齊赴巴黎展出。

將喪葬品轉化成工藝品的努力既小有成果，張徐展此次《Si So Mi》欲脫離傳統技藝失落的課題，以更直接、專注核心議題的路徑來思考，內容趨向純粹，也讓音樂、舞蹈、影像、裝置間相互對應的層次亦更豐富。

「我讓表演的老鼠都面對著鏡頭、像是看著鏡頭後方的觀眾，這樣直接面對人的方式，才能讓觀眾覺得自己不是局外人、而是這齣歌舞劇的一部分。」動畫中的老鼠頭戴派對帽過生日，荒謬的是拖著被壓扁的身軀，瀕死之際看著鏡中的自己，張徐展以「黏在地上、無法被完全處理乾淨的尷尬存在」形容生命無法選擇自身狀態的困窘，一如〈Ach wie ist's möglich dann〉原是莊嚴的聖歌，後又被賦予浪漫的曲名〈Treue Liebe〉（真實的愛），而中譯「我怎能離開你」對照了台灣喪葬代名詞的「西索米」，在生與死、愛情與別離等語境質變的過程，回應荒謬的現實與尷尬的存在。◎

## Si So Mi—張徐展個展

即日起~2018/1/20 台北 就在藝術空間  
INFO 02-27076942